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吴紹昱

謄録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五十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賂脩漢書作此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銑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　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向曰咸皆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善曰李陵答蘇武書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濟曰稱為佐命者亦各有志操才能之士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中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　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　然原夫深圖遠筭

固將有以焉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不兼備故不用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五臣本無兼字通矣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銑曰王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勲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兼通也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五臣本有室字皆武人屈五臣本作崛起亦有鬻繒屠五臣本作盜狗輕猾之徒善曰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

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向曰翼輔崛特也鬻販也猾狡也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五臣本作醢不其然乎善曰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葅醢良曰勢疑謂威武彊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蕭何樊樊噲也縲紲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也葅醢戮殺也自茲以降迄善本作訖于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五臣本作搢紳道塞賢能蔽壅善曰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畧術臣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　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勲臣為宰輔縉紳道塞　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

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録録反抱關為　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向曰言懷道德委棄草澤者多也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善曰班固漢書賛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　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前漢不任賢能存其直曲之意

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

四所加〔五臣本有不過二字〕特進朝請而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戸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良曰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善曰論語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翰曰言光武政平法明得刑法之中〕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何者〔良曰蓋自發問以明下文〕直繩則虧喪恩舊撓〔五臣本從木〕情則違廢禁典〔善曰

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違憲 向曰喪傷撓曲也言於公法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廢典憲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五臣本作非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即菹戮相仍故云未遠 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任則衆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遠矣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幣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銜平 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故高秩厚禮

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善曰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　良曰秩禄允信元大也以高禄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建武之世善曰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禄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　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吴漢等也均同也休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吴之外功臣也優饒也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五臣本有而字郭伋亦議五臣本作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善同銑注　銑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

祖從複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張良曰此何語也張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張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柰何張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鄭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與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

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内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　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沒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

竇融卓茂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 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合三十二人故依其善本無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無臣次云爾濟曰係繫也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宦者傳論善曰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良曰周以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官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 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位則帝座也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善曰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中 銑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閽十人奄守門者中門用奄人為之取所宜也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向曰寺人亦奄屬戒戒令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路寢也 濟曰王之正內謂路寢也五人周制之數也月令仲冬五臣有命字漢書同閹尹審門閭謹房室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

閹閉之屬也重閉外内門　良曰閹尹閹官也閽亦門也審謹閉之者順冬氣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善曰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内小臣也　翰曰小雅詩篇名巷伯宫中閹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作此刺之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宫所處中官謂諸中人　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宫人也養使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善曰左氏傳曰呂郤畏偪焚公

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提為履鞮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德焉必速遣之　向曰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餘同善注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　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藺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彊盛是著功也庸功也

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

人內閹官竪刁也史記曰竪貂為竪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良曰槧惡也同善注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翰曰仍乃襲因也為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

又曰張御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官豎傅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　銑曰謁者官人之官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善曰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善曰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之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元帝之世史游為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善曰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黄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黄闥中人主之　翰曰著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

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

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銑曰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向曰他士外人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總國柄有威力於天下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

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　良曰言和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官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誅之憝惡也大惡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産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鄛鄉侯　翰曰同善注宮卿則大長秋也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　銑曰同善注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善本作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五臣有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

侍中服飾卿九卿署司也言閹人燕主之也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善曰立殤帝太后臨朝濟曰鄧后和帝母殷衆也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故不得不委用閹人以通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令權宦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寸和平之隆祚　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出於黃門非復掖庭永巷之職五臣本作役閨牖房闥五臣本作閤之任也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銑曰官者本掖庭閹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永巷皆宮名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　向同善注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

誅曰父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濟同善注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善曰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閫之莫不屏氣　良曰言内外之官懼閹官之威皆屏氣而恐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善同翰注　翰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皆謀畫之臣閹官之屬自稱同也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善作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銑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濩宮闈善曰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劒閑馬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　向曰高冠長劒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闈宮門布濩言多也苴子余反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　濟曰苴裹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府署第館棊善本作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五臣本作牣音刃珍藏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

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纖羅垂霧縠　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是閨人親屬紈繒也縠紗也冰者如冰之潔霧者如霧之輕物滿也

嬙牆**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漢書曰初袁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良曰嬙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滿備具也綺室綺帳也

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啼**繡**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劉佞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　翰曰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

皆剝

割萌黎競恣五臣本作詆黎恣極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五臣本無皆字身熏子以自衒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熏骨以行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　銑曰詆黎庶人也援引謂攀附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閹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形體同於閹人以自衒露而求聞達

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向曰弊惡也繁多也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劉騊駼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　濟曰蠹亦敗也殫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

劇甚也言閹官爲恭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讒言動亂於國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善曰尚書曰予則孥戮汝　良曰憤怨也奮發謂出怨言也孥子也謂誅者幷子見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翰曰考謂拯擊也鉤黨謂鉤取誅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凡善士莫不罹五臣本作離被災毒善曰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銑曰離遭被加也言朝廷稱爲善士者遭閹黨皆加其災毒也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

敗斯亦運之極乎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向曰同善注戚親貫諱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閒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

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官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總盡初袁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官官無少長悉斬之

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善曰

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良曰袁紹雖誅閹官之暴而自為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善同翰注　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以下官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桓帝是昏弱者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善曰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銑曰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五臣無然字　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向曰言始以閹官得位亦以閹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五臣本無傳字

論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無名王侯不能

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良曰遯逃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良曰許由逃於潁陽而堯不能屈其志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

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翰同善注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　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匪一謂以下事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向曰謂迴迹避獨代以全至道也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黠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　濟曰鎮歷躁動圖謀垢穢

也槩節槩也疵病激潔也然觀五臣本無觀字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閒暇者之所好也　濟曰畎畝耕稼之事憔悴謂枯槁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　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也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翰曰蒙冒黜退也言

柳下惠冒恥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之情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　銑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為也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

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

然而蟬蛻

税

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濟

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貪俗之人異於修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外物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夜義憤甚矣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頴曰謂寬博有餘也銑曰微弱篡奪也向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　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篡皆毀裂冠冕相攜隱遁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　良注同鴻水鳥也冥冥高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翰曰言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義相望於岩中矣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

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來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銑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賁飾也相望岩中言多也

若薛方逢步江**萌聘而不肯至**善曰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非說其言不强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向注同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

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濟同善注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心焉

斯固所謂舉逸民（善本作人）則天下歸心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翰曰君舉逸民則天下之人歸心也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又曰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
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
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
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銑同善注自後帝
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善本無羞與卿相等列善曰東廣
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向
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
耿介謂執節守度也
羞恥也列行列也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濟曰高抗憤怒而不迴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焉蓋錄
其絕塵不及善本作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善曰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
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瞠乎
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

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善同翰注 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爲此傳論於下以叙文章利害是非焉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請七情喜怒哀

懼愛惡欲　銑曰靈異也迭更愠恨也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善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濟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以前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長　良曰虞舜夏禹也覩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

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貫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

崔蔡之徒善同濟注　濟曰愈益也揚雄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異軌同奔遞相師祖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　良曰軌迹奔行師法祖述也言以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　翰曰古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善曰平子張衡字也　銑曰艷美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

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甫乃以情緯物善本無物以文被質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濟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善本作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總百家之言飈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廣

雅曰祖法也　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善同銑注　銑曰徒但詭變也言祖述雖同但以賞好者異故隨製作而變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向曰元康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獨也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　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　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縟繁飾也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

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

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 良曰同善注高韻謂應瑒陳琳之文也

綴緝也猶遺風餘烈事極江左善曰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

所潤之餘烈 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左即西晉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

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作乎此善曰續晉陽秋

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

銑曰玄道扇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也

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善曰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號載年也 向

曰同善注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善曰荅賓戲曰馳辯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

布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濟曰屬續委積也言文章盛多也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老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郡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者皆寄託於此遒麗之辭無聞焉耳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翰曰遒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辭者也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熈中謝混始改之銑曰仲文殷仲文革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文改之太元武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

章之氣而後舊體謝混字叔源爰逮宋氏顔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善曰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向曰顔顔延年也謝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也若夫敷衽論心商搉前藻善曰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搉為此歌　濟曰衽襟也搉畧也言布襟論心商搉前人文藻之妙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善曰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善曰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翰曰言顔色音聲

各隨物宜所適也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銑曰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五臣本作制諷高歷賞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　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盛諷誦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善曰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　濟同善注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善曰孫子荊防陽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

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良同善注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胸臆之辭非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法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善曰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銑曰靈均屈原字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銑曰稍漸也此秘謂音韻調適也覩見也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善曰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之妙而去之遠也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

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也不然謂不如此

恩倖傳論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閒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五臣本無通字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則俗謂之小人

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渭濱傅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之野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　濟曰世胄也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役也明敭五臣本作揚幽仄唯才是與善曰尚書曰明明敭仄陋　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逮于五臣本作乎

二漢茲道未華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書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　翰曰逮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華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醫乃醫療牛疾之人且士五臣作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書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珥揷也貂侍中之服崇重也謂漢都長安故曰西漢

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劒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向曰侍中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驂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郡縣五臣本作都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並遊

才而用

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不陟清階　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藉之子孫也

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　銑曰沿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循遂為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都郡正魏置之以選

人之才優劣　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善曰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成駕御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俛仰善曰言法壞之漸也　濟曰言州郡郡正皆俗士不能甄别好惡但斟酌門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族時宜品録聲望多少　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隨聲望之事而高下也　賤族者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濟曰同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善注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矣　實歳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善曰言衣冠之

族皆居二品之中良曰詭偽也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善曰衣冠以外皆同下科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為卑庶也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翰曰參差不齊貌言高下人不齊而為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古學然有辨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銑曰較明辨別也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烏到反絕善曰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兮九重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與深絕遠也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善曰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隔謂與卿士道殊也階陛闥門也任謂用閣官為之

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善曰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　良曰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也運用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言多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

于轂　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同善注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

外無

逼王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五臣本作寤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令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鈇鉞瘡痏構於牀第側里之曲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痏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第簀也 良曰鈇砧鉞斧也瘡痏喻讒譖成瑕疵也言俾臣構瑕於宮曲牀簀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翰曰言有趨附與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南金北毳來悉方艚徂刀素縑丹珀善本作魄字至皆兼兩音亮 善曰北毳猨貂之屬珀虎珀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

尚書傳曰東稱兩　銑曰金荆揚所貢故云南金毳衣
北方所出故云北毳也艚舟也縑繒也珀虎珀也兩卓
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
者皆以舟船載貨而與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石未或能比善同向注　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
家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
者然比今日倖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善曰太宗明帝
臣則不能及也法言曰聖人
之法未嘗不關於權倖之徒慴五臣本作摺憚丁達宗戚良曰
盛衰　濟同善注言諸
王親屬皆畏
懼佞倖之臣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同異興樹
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五臣作剿子小反　善曰六
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尚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孔安國曰剿截截絕謂滅
之也　翰曰幼主謂明帝孤獨也言佞倖之臣搆造同

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繼被戮而至絶滅劉絶也

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寳祚夙傾實由於此善曰寳祚猶寳命也銑曰忘厭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寳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實從佞倖而起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嗚呼嘆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濟曰固脩漢書自作叙傳而重述其旨

述高紀第一五臣本列在後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 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善曰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聽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剋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曰神伐無不剋曰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善曰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聚言人耳網以喻網網無綱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網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 銑曰網謂綱紀也餘同善注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善曰爰於也高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舉朱旗 向同

善注粵于厥蹈秦郊嬰來稽首善曰粵始蹈履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首謂降於漢　濟同善注革命創制三章是紀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良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政秦苛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紀綱紀也應天順民五星同五臣作合啓善同翰注　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啓光景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　銑曰同善注畔換反易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善曰尚書曰逷矣西土之人人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　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也乘釁善本作舋字而運席卷三秦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而

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氷散席卷各爭恣志　濟曰釁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

割據河山保此懷民　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乂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　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思之人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善曰史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　翰曰股膝肱臂也言蕭何曹參為高祖手足之臣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經理也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向曰天罰言順天罰惡

也赫赫盛之貌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善曰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濟曰有光光明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善曰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　良曰珪璋玉名

闈闥恣趙朝政在王善曰闈闥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翰曰闈闥宮中門也趙謂趙飛燕王謂帝舅王鳳炎炎燎火光五臣作亦允不陽善曰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燕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敝飛燕外委王鳳信不得陽也陽明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人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向曰隸賤徒侶也餘同善注越亦狗五臣作苟盜芮尹江湖善曰漢書曰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濟曰苟且為盜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綰自同閈胡旦鎮我北疆善曰應劭曰閈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閈翰曰盧綰與高祖同

里而高祖封綰為燕王北疆謂燕也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銑曰祚福也言綰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乃為殃咎也謂與陳豨有反狀亡入匈奴也吳克忠信胤嗣乃長善曰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向曰克能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遭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國謂兼國而盜也

縣飃迴三精霧塞善曰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以德布精上為衆星　良曰九縣九州三精日月星也飃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民猒淫詐神思反德世五臣作大祖誕命靈貺自甄善曰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寶命神靈賜福祚而自成也甄成也

沈機先善本作生物深略緯文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銑曰沈深機微略法也言謀策先於萬物智畧能經緯天地

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蘇没雲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

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寧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鋋彗雲彗音蘇没切　向曰同善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彗拂也此言尋邑之盛也**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濟曰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同善注**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良曰虔劉殺也庸蜀謂公孫述也代燕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擁命睢陽自稱天子卜者王郎稱天王於邯鄲紛紜謂亂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來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

司馬朱鮪等也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翰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銑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旗所顧遞行天討於四方也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謂天下太平靈慶既啟人謀咸贊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天啟之心人甚之謀濟曰靈神慶福啟開咸皆贊助也言人神皆共助成帝業也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烏赫有命系我隆善本作皇漢善曰廟謀廟筭也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

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良曰廟謀謂廟筭也赳赳武於歎美辭也赫盛貌言武畧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

文選卷五十

文選卷五十一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論一

過秦論

賈誼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翰曰誼有過秦三篇論秦之過此第一篇也

秦孝公據殽五臣本作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善曰韋昭曰崤謂二殽函謂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濟曰秦至孝公益彊盛故先述之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盡欲取之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善曰戰國策蘇秦始將以連横説秦惠王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横文穎曰關西為横衡音横　銑曰商君衛鞅也説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衡諸

侯謂關東六國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向曰拱手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　濟曰沒死也惠王文王武王昭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善曰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土田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善曰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　良曰盟誓約也　銑曰締

結也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爲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善曰言諸侯約爲從欲以分離秦橫也 向曰關東連兵曰從言關東諸侯爲約離散秦之衡也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内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内攻之也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戰國策蘇秦始將以連橫說

惠王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　向曰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皆國名　翰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

齊明周最陳軫召紹滑樓緩翟亭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句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滑音佽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

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

吳起孫臏帶佗駝兒良王廖留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今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惠文王使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五臣本作仰關而攻秦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

也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倍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遁逃史記作逡巡　銑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鏑也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　善曰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虒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　濟曰軍敗曰北百萬言多也櫓大楯言流血漂之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善本無家無

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翰曰自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　濟曰時周分為二稱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苦交扑浦木以鞭笞天下善曰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　良曰履至尊謂稱始皇帝也敲扑擊捶也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　銑曰言破南越分為此二郡也百越之

君俛首係計頸善本作頭委命下吏向曰俛低也係頸自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銑曰百家言經史之類也秦命民曰黔首隳五臣本作墮名城殺豪俊善曰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己害 向曰隳壞也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的鑄善本作鑄鍉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善曰如淳曰鍉箭足也鄧展曰鍉是扦頭鐵也史記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

以銷鋒鍉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鍉或為鏑音巨 翰曰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鍉兵刃也弱天下民謂去其兵器也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 濟曰登踐華山以為城因河水以為池取其高深廣大而言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曰疊上文也十萬曰億不測言不可量測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 銑曰何問也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善曰金城言其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 善曰史記秦始皇曰

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向曰金城千里取其堅固而廣大也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濟曰沒死也殊俗遠方也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 善本作甿 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為樞也如淳曰甿古文氓氓人也 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 材能不及中庸 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 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之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

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　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

善曰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罷屈在阡陌之中　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謂涉行至蘄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

率罷弊

五臣本作疲散

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濟曰時兵皆疲於行役而逃散也數百言少也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善曰埤蒼曰揭高舉也　巨列切　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　良曰斬木為兵器而無鋒刃揭舉竿為旗而無旌幡也

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

善曰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　銑曰如雲之會如響之應贏糧

擔軍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五臣本作崤函之固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憂棘矜巨巾不銛息鹽於鉤戟長鎩所介也善曰孟康曰耰鉏柄也爾雅曰棘戟也言鉏柄及戟槿也槿巨巾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濟曰耰鉏柄也棘矜戟也以鉏柄為之銛利也鉤戟鎩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五臣本無於字九國之師也善曰通俗文曰罰罪曰謫丈厄切良曰謫戍謂涉戍漁陽也抗敵也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銑曰謂不及六國之將相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匝也下結切向曰謂六國滅而涉盛也翰曰山東國謂六國也絜圍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善曰鄭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良曰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嘗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也然後以六合為家殽五臣本作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本作墮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隳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善本作倩　善曰漢書曰朔又設非有先生論　良曰非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

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銑曰先人先祖也衆賢羣臣也夙早也興起也怠墮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善曰率然輕舉之貌　向曰率然猶忽然也高舉者敬之也）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　翰曰嘉善也靡曼好貌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善本無不）爲先生取也（善本作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

不見臣善本無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濟曰殆近也非有先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善曰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　銑曰竦正也於戲嘆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之者所以言談之難何得輕易而為之夫談者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善曰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　銑曰悖逆佛違謬反也或有悅於目而善本無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

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善本無于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五臣本作愍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愍傷也騷動不安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善曰如淳曰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

先人五臣本作於人為天下笑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濟曰紛然多貌蒙被無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善曰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子身死牧之野　良曰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事於紂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

夫銑曰弛廢也言國滅爲墟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説色微辭愉愉逾呴呴況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善本作理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善曰愉愉呴呴和悦之貌也孝經鉤命決曰驩忻慎懼嘔嘔喻喻呴呴與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向曰愉愉呴呴進諂之貌將儼五臣無將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善曰拂與弼同翰曰儼然矜莊貌拂違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

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句善本作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善曰懼敬貌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作　濟曰懼然驚視貌捐薦去几自貶損也捐弃薦席几案也危坐敬之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善曰論語

曰楚狂接與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良曰接與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悃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善本無水之陽以見文王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銑曰負鼎俎是恥辱也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

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曰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義善本作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先總集也類法昌盛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應天順人故謂不變奪也倫理也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裂善本作列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善曰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　濟曰穆然默然也俛下也惟思也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善曰說文曰緜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　良曰緜連將絕之貌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善本作親節儉減後宫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内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宫

鄭聲淫樂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 向曰晏安和洽也 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五臣本作囹圄虛空 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向曰囹圄獄也虛空謂無囚人 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善曰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 翰曰言祥瑞並至也郭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 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 而君人者莫

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五臣本作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丘子也褒當假立以為論端也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良曰距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也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銑曰懷寶謂懷德也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善曰廣雅曰遁避也向曰伯牙善鼓琴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遂相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逃有道之君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

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善曰說文曰蚊蝱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蝱噆膚蚊亡云切蝱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文子曰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驥良馬也僕雖頑嚚善本作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嚚愚也達通也文學曰陳懿誠善本作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　良曰懿美誠信也話善言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善曰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銑曰介紹傳命也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

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　向曰甯戚飯牛望桓公而為商歌於車下桓公乃名以為政故云千商秋聲也

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善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于中牟睹敝冠反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容之意　向注同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覿卒遇而以為親者也

五臣本無

也字翰曰覲見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暮姆毋倭於為傀古回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善曰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姆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　濟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也嫫姆倭傀皆醜婦人也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容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良曰容歎辭也特獨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五臣本作斷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善曰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

風而振之連雙鶬於青雲　銑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柯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制斷也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矰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事必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繳於矢謂之矰也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　善本有能　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　善曰說文曰撆擊也撆與撇同也疋設切　向曰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繳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履仁義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膺胸騰躍撇擊也衝蒙謂衝突蒙籠也　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　翰曰敬聞求友之命　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濟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　有

二人馬乘輅而歌倚輗王雖而聽之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横木以縛軛也良曰輅車也輗轅端木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闡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善曰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濟曰中合也雅大小雅也轉運聲之飄颻也律六律也嘽緩舒繹柔和之聲也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善曰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銑注同禮文既集善曰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向曰謂禮畢也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力紀人不識寡見尠五臣本作鮮聞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翰曰俚人鄙俚之人謙辭

也寡鮮皆少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　濟曰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韓詩外傳曰魏文侯

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傅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良曰白圭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諭曉也餘同善注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銑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適令子所歌復何尚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善本作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

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身敬也向曰節止趨進也好惡不形五臣本作刑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夫凡人視之怏他没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善曰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張揖漢書注曰碔砆石之次玉者廣蒼曰怏怨忘也翰曰蘊積也碔砆石而次於玉怏不辨貌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寶謂如卞和所獻寶精鍊善本作練藏於鑛璞善本作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善曰精鍊

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礦與鑛同瓜並切　翰曰精鍊金也百鍊不耗故曰精鍊鑛璞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貌巧冶理金之工也幹體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善本作民氓所不能命哉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　良曰言物尚如此況天子之德不詠歌其何以知之巍巍高貌蕩蕩大貌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善本作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善本作聊宇宙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聊曠遠之貌也　銑曰洋洋盛貌罔無也紛紜衆多貌寂寥曠遠貌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善曰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

也　向曰究盡也皇唐謂帝堯也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善曰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　翰曰言歌樂之而忘其老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善曰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　濟曰迪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感焉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　良曰攄舒也洪長也瀾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辭感疑也浮游先生色勃眥溢善曰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　銑曰勃怒也眥溢怒目

精出於目眶也曰是何言與善曰孝經子曰是何言與向曰怪其言不當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為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濟曰偽詐也殆過也鄙恥也累辱也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邈汪眉耆耇之老善曰厖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良曰濡潤也厖眉耆耇皆老稱

尾白黑毛相雜也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良曰淳厚流行也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爲詩也銑曰皇澤天子恵澤也豐沛言多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善曰

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忘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向曰罔無也億度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狹也寥廓廣大也大人天子也樞機權要也方伯諸侯也

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再拜而跽膝行流涕　翰曰詳審也

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鰌秋鱓善並逃九罭域不以為虛善曰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鰼鰌郭璞曰今泥鰌也鰼似立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鱓魚似蛇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虧盈也行潦雨水也鰌鱓魚名九罭大網也

是

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遜之箕山之下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恥周而自餓于首陽山也文武謂文王武王也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汙其寶玉邪可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璧名孔孔丘墨墨翟皆賢聖也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向曰質正敏達舒布也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

絲明之如緡善曰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　翰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緡釣魚繳也王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翰曰同善注倚立也二客雖窒計沮孳與議何傷善曰言二客雖於計窒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爾雅曰窒塞也　濟曰二客謂文學與夫子也窒塞也沮敗也何傷言無傷於理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五臣本無焉字　善曰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良曰微少巨大措致也夫子曰否銑曰否不然也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善曰呂氏

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枹孚鼓鏗苦耕鏘七羊而介士奮誄善曰左氏傳曰郤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　向曰霆霹靂也潛底幽隱處也枹擊也鏗鏘聲也介士甲士也誄躍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善本無也字　善曰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　翰曰文學先生議愚事欲感動前敵之心耳二生謂先生與陳丘子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善曰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　濟曰繹理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善本作與臣之力也善曰韓子曰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　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

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良曰聖智謂成康也甘棠謂召伯也　銑曰雲從龍風從虎皆相感而生蟋蟀俟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寥戾風聲也　向曰皆感事而至矣寥戾風聲蟋蟀蟲名俟待也蜉蝣亦蟲名陰則出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翰曰仇匹也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濟曰殫盡也淑

善也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廈善本作夏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愼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之而價千金也大廈屋也丘山也略智也

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善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有其王德而無王佐也銑曰元首頭也股肱手足也

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善曰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賓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宋襄公是也

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善曰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仕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翰曰管仲鮑叔牙隰朋甯戚也臣正也

晉文公有咎五臣本作舅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

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嬈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　濟曰王王寥由由余五羖百里奚也緒業也楚莊有孫叔子反蕙定江淮威震諸夏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　良曰孫叔敖也諸夏中國也句踐有種蠡禮渫五臣作泄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善曰漢書曰江都王

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吴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吴大破之吴王自殺也　銑曰勾踐越王名種文種蠡范蠡吴嘗伐越越棲於會稽山竟以滅吴故云雪恥也

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善曰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　向曰段干木田子方翟璜皆魏臣也寢罷也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

彊齊困閔於莒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閔同　翰曰夷平也燕破齊齊閔王走保莒邑故云困也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　濟曰羽翼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良曰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言皆以美事喻衣服也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

士招異倫拔駿茂銑曰倫等也是以海内歡慕五臣本作勸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日向曰風馳雨集言疾至溢填闕庭言多也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善曰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翰曰條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能罷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五臣本無匍匐二字游觀乎道德之域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為域而游息焉域閫也咸絜身修思五臣本作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善曰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良

曰貢獻允信弘大也濟濟盛貌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五臣作倅以厲貞廉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伍也銑曰究陳蠲除苛細綏安也減膳食卑宮觀善曰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善曰宣紀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人踈繇役振乏困善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算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乏困恤民災害不違遊宴善曰宣紀曰令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向曰恤憂違暇也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善曰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

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絰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　翰曰閔憐辜罪也縗絰居喪之人也服事謂服役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善曰宣紀曰令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濟曰惻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縲匿父兄之罪而見縲繫者也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善曰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良曰育養也零落茂盛皆遂其理不夭伐也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善曰毛詩大雅文　濟曰愷悌大順也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

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善本作峭大理峻法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良曰刻削謂損害也峻深也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善曰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翰曰言皆如狼虎之暴也摯持也攫亦持也其所臨涖善本作莅莫不肌慄善本作飢栗二字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忪五臣本作怔忪周容切無所措其手足善曰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忪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忪章容切濟曰慄戰也言如虵虺之螫毒於人者怔忪惶懼貌措置也嗷嗷

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嗷嗷衆聲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五臣本作人者除其賊善曰文子曰乱犬嘷虎伏雞搏貍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　良曰貍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人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五臣本作上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善曰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銑曰淳深也睦親也令四海善本作海内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善曰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　向曰天符人瑞以下自分也亨通也神光燿五臣本從光暉洪洞朗

天善曰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　翰曰神天地之神洪洞相通也朗明也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善曰宣紀曰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國　良曰鳳皇神雀瑞鳥麒麟瑞獸名甘露瑞露也嘉禾瑞穀也翼翼飛貌邕邕聲也垂容有容儀也滋液津潤櫛比連接也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善曰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銑曰隆盛洽和給足也咸則三壤謂上中下田皆有法則也昔文王應九尾狐而五臣本無而字東夷歸

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尚書璿璣鈐曰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　向曰謂白魚入于王舟諸侯同辭而伐紂也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善曰周公受秬鬯未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方也　翰曰秬黑黍瑞也鬯香草也鬼方遠國名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五臣本作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善本作旍旗仆也濟曰張武南郡太守

也實服洽會恤憂冦賊寢息仆偃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開命矣敢問人

瑞先生曰夫善本作先生夫子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善曰毛詩

曰因時百蠻　良曰百蠻夷狄之通名也天性憍五臣本從馬蹇習俗桀善本從人暴

善曰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憍傲也　銑曰蹇逆桀悖也賊老貴壯氣力相高

善曰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

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也

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

濟嗜欲善曰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　向曰畜居也如鳥獸之集散濟遂也其來

耜則弓矢鞬馬播種則扞胡爛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郭刈則顛倒殪伊計仆善曰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為食翰曰以比如中國之務農也耒耜耕器也播布也扞弦掌拊用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馳皆追逐也殪仆皆殺傷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善曰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　良曰遁逃寇賊也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邉杌士屢犯𡚁羌詩人所歌自古患之善曰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銑曰懷來綏安也杌動也犯𡚁羌言入塞而食漢草也詩云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

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五臣本無賀 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 向曰靈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名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計沮顏燋齒梟瞷閑翦髮縣首文身裸力果袒徒旦之國善曰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刃刻其面蓋沮顏也燋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梟瞷也縣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 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顏刻面也燋齒黑齒也梟瞷眼白也縣首雕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善本作掖而笑濟曰靡無也婆娑舞貌鼓腋鼓腹之類也夫鴻均之世何物

不樂飛鳥翕翼泉五臣本作淵魚奮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良曰鴻大均平也翕翼奮躍樂和氣也是以刺史感懣莫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黭於感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善本作剋殫焉善曰黭不明也烏感切銑曰懣積也向曰鄙人先生謙辭也黭不明也殫盡也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五十一